



那抹温馨的年味

□赵公友



年味儿 华杰(中国美协会会员,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)

今冬霜雪少,腊月寂寞多。被岁月温柔以待的故乡上空冒出的缕缕炊烟,正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随乡愁游走的行囊里,已吐纳着越来越近的年味。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”唱着这样的春节童谣,在我已是久远的事了。

要是问我过年印象最深的是是什么,那一定是除夕夜的那顿年夜饭了。

华灯初上,父亲把饭桌摆在炕上,母亲把一大盆用白菜、大葱、猪肉调好的馅往桌上一放,色香味俱全,整个房间都是盛不下的那种让人垂涎的味道。

过年的饺子包上硬币,源于古老的习俗。在饺子里放一枚硬币,吃到的人,意味着来年财源滚滚或“一元复始、万象更新”。

在面板一角,放着几个早已洗干净的硬币,母亲不时就把一个硬币包在饺子里,看似随意,其实是用心的。耍小聪明的我,为了能吃到包了硬币的饺子,偷偷地在饺子的一角用力捏一下,算是暗记。一家人围桌而坐,包着饺子,说说笑笑地闲拉着呱,团圆幸福的氛围溢满了整个房间。

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帮厨,家家红白喜事,少不了他的身影,做菜是一把好手。还没发明蔬菜大棚的年景,

白菜、芹菜、藕等是春节里能储存下来的几种蔬菜,自制的猪蹄冻,再炖一只自家养的鸡,红烧一条鱼,已经是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了。父亲说鸡代表着吉祥,鱼代表着年年有余。日子虽苦些,但这两样,一样都不能少。

那时的年夜饭也是在炕上围桌“席地而坐”了。父亲用的锡酒壶,是他的爷爷留下的,酒壶的年龄只有父亲知道。父亲说用热水烫的酒不香,只有用酒燎的酒才香。一年将尽夜,新词送岁华。不光文化有传承,家风有传承,连喝酒都有传承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母亲已默默地把水饺煮好了。一盖垫(高粱秸秆或芦苇编织而成的用具)热气腾腾的水饺上桌,是年夜饭的高潮。我在心里使劲瞄着偷偷做了记号的水饺,早已分辨不清了。母亲很随意地把几个饺子夹到了我面前,用意再明显不过了。原来,母亲包钱的饺子比其他饺子都多捏了一个“鼻子”。

“今岁今宵尽,明年明日催。寒随一夜去,春逐五更来”。吃过年饭后,家人渐次睡去,而父亲却要一直静静地守到天亮。

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我童年时光里的年味,已成了岁月过客。如今,活色生香的“国潮”年味遍地开花,正随时代而弥漫。

重拾年韵

□郭云菁

小时候,年的味道是糖果的甜。刚进入腊月,母亲便开始准备年货,其中最让我期待的便是糖果。

母亲会带着我穿梭在热闹的集市,摊位上琳琅满目的糖果,五彩斑斓的糖纸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光芒。我紧紧拉着母亲的手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些糖果,心早已被甜蜜填满。母亲总会笑着买下几大包,有软糯的奶糖、酥脆的花生糖、晶莹的水果糖。

回到家,我迫不及待地撕开糖纸,将一颗奶糖放入口中,甜蜜瞬间在味蕾绽放,那浓郁的奶香和丝丝甜味,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温暖着我的心房。整个春节,兜里总是装满了糖果,时不时拿出一颗,含在嘴里,感受那甜蜜的滋味,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的幸福。

上学后,年的味道是鞭炮的烟火气。除夕之夜,吃完年夜饭,我便和姐妹们欢呼雀跃地跑到院子里放鞭炮。我们手持各式各样的鞭炮,有细长的“仙女棒”,一点燃便会绽放出绚丽的火花,像繁星闪烁;有威力较大的“二踢脚”,在夜空中炸响,震耳欲聋,吓得我们姐妹几个赶紧捂住耳朵。我小心翼翼地点燃“钻天猴”,一瞬间,小小的火箭形状的小鞭炮,伴随着火箭屁股上的火星飞上除夕的夜空,发出清脆的爆炸声,看着炸开的小小烟花绽放在天上,心中满是喜悦与兴奋。

大年初一推开门,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燃放后的“硝烟味”,那是年独有的气息,带着蓬勃的朝气和对新年的期待,让人心潮澎湃。在烟火的映照下,我们的脸庞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那是童年最纯真美好的时刻。

长大后,年的味道是亲情的暖。春节期间,无论工作多忙,距离多远,一家人都会回到老家团聚。一家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饭桌旁,长辈们讲述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,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。我倾听着他们的话语,感受着亲情的温暖,在外工作一年的疲惫也随着家人的关心而烟消云散。饭后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、聊天,孩子们在一旁嬉笑玩耍,其乐融融。

这时,年的味道不再是简单的物质享受,而是亲人间的陪伴与关爱,是一家人相聚时的温馨氛围。这种温暖,如同冬日里的炉火,驱散了生活中的疲惫与寒意,让我明白家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。

年的味道,在岁月流转中不断丰富,它是糖果的甜、鞭炮的烟火气,更是亲情的暖。它见证了我的成长,承载着无数美好的回忆。

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漫长,年的味道都将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,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,激励我在新的一年勇敢前行,去追寻更多的幸福与美好。

此生漫长的路是回家的路

□杨帆

昨天下班后去给爸妈和奶奶送年货。抵达时夜已深,我从车里跳下来,抬头看到迎面走来接我的爸爸,恍惚中觉得有几分记忆里爷爷的影子;后来看到我妈,又发现她新理的短发和小碎步快走的模样,跟童年印象中60多岁时的姥姥颇为神似。

当年岁渐长,出生后便已提前写就的基因密码,无可更改地让一个人越来越接近他父辈和祖辈的模样。

说到过年,时光穿梭回30多年前。刚开始懂事的我已然成为一个过分爱臭美的小姑娘。过年最紧要的事就是穿上被家人评价为“土气”的大红大紫的新衣裳到处显摆,等待夸赞。皮肤不白,眼睛不大,既不洋气也不靓,脑腆黄毛小丫头一个,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平凡普通,但却丝毫不影响我从头到脚穿上新装,一遍一遍地照镜子,研究怎么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更好看一点。打扮漂亮,是小小的我能想到跟这个世界最好的相处方式。

进入青春期,无可避免地发胖、长痘。小时候挺正常的头发,竟渐渐出现自然卷的倾向——那种没有章法可言的小乱卷。剪了短发后显得脸更方、头更大,整个人都不符合传统意义上“好看”的标准。

那些年每次春节走亲戚,我总隐隐有些不自信。特别是姥姥家那边的姨和表姐们都是清一色细高挑儿,而我即便认真打扮了,也穿了崭新的衣服,但看起来胖且壮、不善言辞,像一只在天鹅群里张皇失措的丑小鸭,对着别人的美黯然神伤,顾影自怜。

十几二十岁,对自我的认知常来源于跟他人的比较,所以免不了惶惑和焦虑。

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一年一聚的团圆宴上成为被夸赞好看的那个?毫无疑问是在有了规律的运动习惯之后!日复一日健身跑步跳绳,我用掉了身上那层薄薄但很顽固的肥膘,从管好嘴巴不乱吃零食、只能说是“不胖”的普通身材,成为匀称矫健、体脂较低、发力便可看见隐隐肌肉线条的“运动员”体格。

有了这样的底子,对于过年穿什么,去哪里会见到谁,我都已经举重若轻、云淡风轻。

当一个人体型健美、挺拔紧致,就不可能不松弛,不可能不自信,因为好身材本身就是最显眼又昂贵的衣裳。

从过年必置办新衣,一丝不苟打扮后仍然暗中忐忑,到现在心态平和、高度自洽,放弃了对外表的执念,我亲自搭建了自己的社交舒适圈。不再需要刻意装扮自己去获得别人认可和肯定,也不再去索求任何来自他人人口中的答案。

想要的,我会亲自去创造它。

如今“年味”于我,已经回到了它最原始的意义所在:回到家里,亲人团圆,把酒言欢。至于过年穿什么戴什么,看起来好不好看,是不是人群里打扮最出挑的那个,早就不重要了。毕竟,家人之间真情流动的美好瞬间更值得体味和珍藏。

生活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,但可以有无数次新的开始。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一边走着,一边成长为了更好更强大的自己。

分类广告

订版电话:

8888315 13953667072

家政/房产/婚介/招聘

招商/维修/礼品回收

家政月嫂托老保洁维修8600137

提示: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对方相关有效手续及证件,本刊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。